

● 王成聖



(本文插圖刊第二頁)

老而彌堅一點不虛

外交老兵，總統府國策顧問，前外交部長周書楷於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二日，因心臟病突發，遽歸道山，享年八十歲。

周氏畢生報國，暮年不改其志，服務外交界達五十二年，他曾自豪的說，獻身外交五十餘年，從未間斷者，自開國以來，僅「在下」一人而已。

他認為孫文學說三民主義攝多家之長、去多家之弊，絕對合乎時宜，不但不能改名，而且要發揚光大。他贊成政治多元化，但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不應迎合黨外人士的意見，廢去自己的專長。他認為中國國民黨靠的就是「三民主義」這塊招牌，數十年來北伐、抗日、無不使敵人望風披靡。而今共產主義頹頹，正是三民主義在中國抬頭之際，豈可輕言「遮蓋」起來？他的這一意見壯懷不已，自認在教廷工作績效卓著，並未因年老而鬆懈工作。而且他的工作績效，深獲義大利政府、教廷內部及頂頭上司外交部的肯定，立法委員所以批評他，是因少數立委訪羅馬向他需索未遂，公報私怨罷了。

說周書楷老而彌堅，一點不虛，他畢生堅持理想，絕不妥協，看不慣的就講，絕不給任何人留什麼顏面。前兩年他由教廷卸職回國，正值國

元老康寧祥在某次座談會上的話：「我們不能打著現代化的觀點，否定政府過去建設的成果，任何人不可為自己的政治立場，而否定當前的政治成效。我們應該吸收前人的智慧與經驗，以更積極的態度，交給下一代更豐富的成果」。連康寧祥都有此認識，他認為部份國民黨員簡直忘了「我是誰」。

儘管維護傳統，但周書楷卻不冬烘，例如在二屆國民大會爭執修憲之際，他說：「現行中華民國憲法是抗日戰爭結束後，在中共作亂及『民主人士搗蛋』下的產物，其中確有若干缺點，不能算是天衣無縫的國家根本大法，需要修改，可是在全中國未統一在民主自由原則之下以前，只能動點小手術，至於大刀闊斧的整修，要到大陸十一億人口恢復自由以後，共聚全國精英，審慎研審。」

智慧始終毫不褪色

另外有人認為今後的街頭命名，不要再用「中山、中正路」等名，改用一二三，或ABC，他也不以為然，他認為崇功報德，各國皆然，為民族精神之所繫，我國豈能例外。他引用民進黨

周書楷認為民生主義是溫和的社會主義，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紛紛走向「福利國家」之際，而國內有些人主張「廢除平均地權，節制私人」

的原則，他反問難道我們要把中國帶回十九世紀「孤星淚」時代的英國嗎？

他在大去前的這些發言，仍然擲地有聲，誰能說他是個昧於世事的老人？他的學識、經驗使他的智慧毫無褪色，而且光芒四射，英氣逼人。

周書楷生於民國二年，湖北省人，國立中央大學及美國劍橋大學畢業，自民國廿八年進入駐英國大使館作隨習員開始，一直在外交崗位，由副領事、外交部秘書、情報司幫辦兼專門委員、駐菲律賓大使館參事、公使、外交部常務次長、政務次長、行政院政務委員、僑務委員長、駐西班牙大使、駐美大使、外交部長、行政院政務委員、駐廷大使，十五項重要職位，資歷之深，無人能出其右。尤其駐蹕十五年，時間最長，他坦承駐廷只是名義，做的都是對義大利及歐洲的工作，內容相當複雜沉重，並不輕鬆。在別的國家派駐教廷的大使，都是德高望重之士，做的是閒差，只有他這個教廷大使是個大忙人。直到後來政府設置了義大利代表處，他才稍感輕鬆。

他的繼任人黃秀日是以歐洲司長調任，而他是卸任部長，有人問他這是否象徵我國與教廷的關係降級？他不諱言教廷頻向大陸施媚眼，關係隨時會有變化。他說大陸地廣人衆，有幾百萬天主教徒，教廷無日不想把他們拉歸教廷門下，阻力僅中共政權而已，如果中共不加阻撓，取消其所謂「愛國教會」，我們與教廷的關係即可能一夕變換。至於此日何時到來，他坦言他也不知道。

畢竟歲月不饒人，傑出的周書楷，在教廷使任內後期，飽受批評，有立委說他「年邁體衰，精神不濟」，有外國電臺拍到他開會打瞌睡的鏡頭，還有外交部官員抱怨指揮不動他。民國七十八年他回國述職，原本計畫到立法法院報告對教廷關係，因風聞有幾名立委要藉機修理他，他爲了避免尷尬，藉故開溜，躲開是非，還釀成一次不大不小的風波。

七十七歲才自教廷大使的職位下台，有人說他不知進退，晚節不保，對於這種批評，他毫不介意。他說他一生都獻給了政府，政府對他也不薄，沒有什麼好抱怨的。

受知蔣家兩代總統

周書楷半生位居要津，受知於兩位蔣總統，對於屢受提拔，他不認爲有特別交情，而指稱是「一種運氣」。

他說他所有的職位都是上級指派的，從未主動要求或爭取過。至於他與蔣氏父子蔣中正、蔣經國的關係，他自稱完全是一「道義之交」，他們是以黨領袖的身份栽培幹部，當然他也是可造之材，才會受到青睞。周書楷在國民黨全勝時期接

受完整的教育，教育完成後順理成章的進入政府工作。他自認沒有派系，也跟顯要沒有親屬或地緣關係，蔣氏父子是浙江人，而他是湖北人，所以搭不上關係。如果說關係，他認爲他與嚴前總統家淦的關係勝過蔣氏父子，有一段時間，他跟

沒有什麼好抱怨的

嚴氏十分親近，這是因爲嚴氏十分親和之故。周書楷自承在黨內一直是個小黨員，直到當了駐美大使，才由老總統蔣中正先生提名爲中央委員，後來到了蔣經國總統時代，他又成了評議委員，已離開權力圈。而他與蔣氏父子完全是公事上的來往，當然後來他當駐美大使、外交部長，公事上的過從較多，也增加了彼此的了解。後來卸任外交部長到行政院擔任政務委員，這個職位較閒，跟任行政院長的經國先生有較多的時間聊天，也常陪他出去走走，如此而已。此種關係，較諸經國先生留俄時代的同學，後來又在贛南黨、政、軍系統與經國先生共事的關係，算來還是很淺的。不過，他自認向無心機，從不留留意見，所以他與經國先生相處，還是十分融洽。而兩位蔣總統交給他的任務，他是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

外傳他與蔣夫人有密切的關係，外界有意無意的把他目爲夫人派，其實他與蔣夫人沒有深交，僅在他擔任駐美大使時，蔣夫人駐在美國，基於蔣總統垂愛，所以常去問候，每一次去談的都很愉快。在他的印象中，夫人是一個慈祥的老人，把他完全看作小孩子。

直言無諱得罪人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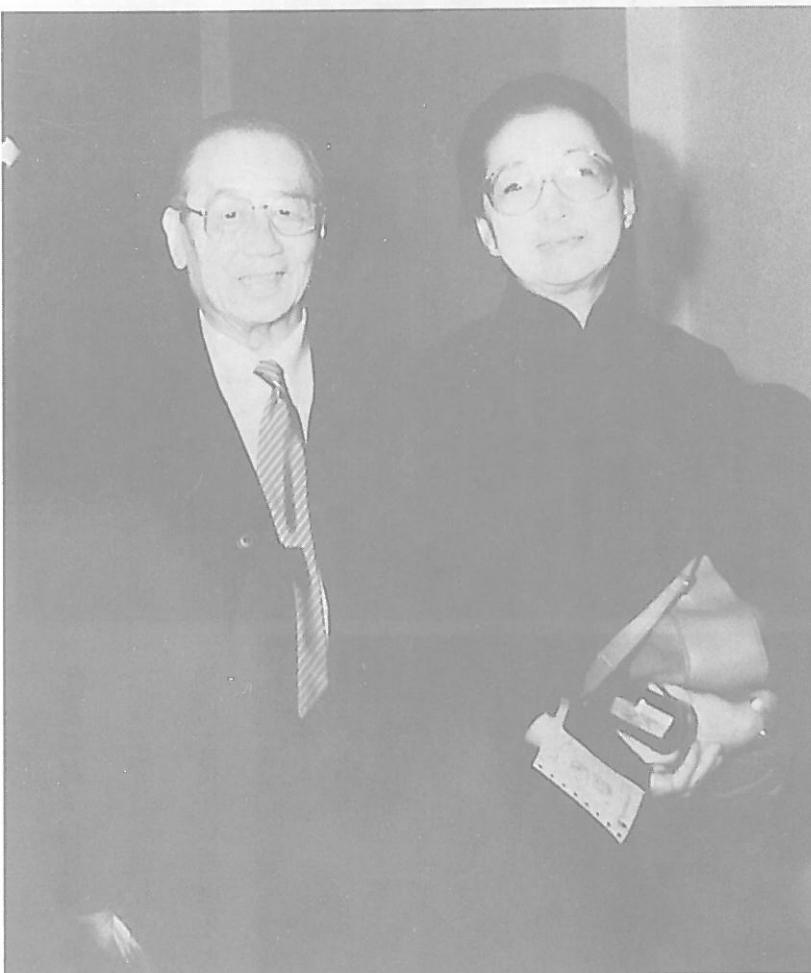
周書楷雖仕途順遂，但亦非全無罷礙，他的直言無諱，使他碰過不少釘子。民國六十年初，我國的國際地位受到嚴重挑釁，「疑難雜症」紛至沓來。當時的外長魏道明因受各界指摘而下台，由他繼任，但他接收的外交工作是個「爛攤子」。

「，較大的難題有中共邀美國乒乓球队訪大陸，得到白宮首肯；美國國務院突發表所謂「台灣法律地位問題」的談話，釣魚台事件暗潮洶湧；各種棘手的問題使他心力憔悴，急性子變得更急，當年接近他的二位外交官說他在一個月內摔斷了兩具電話。

他於民國六十年四月接任外交部長，九月赴聯合國出席大會，代表政府宣佈退出聯合國，翌

年三月他發表兩次談話，話裡暗示要強蘇聯及東歐國家打交道，使層峯非常不悅，拖至六十一年五月，終於解除職務，改任政務委員「閒差」，使他成為外交部少見的短命部長。而我國與東歐共黨國家開展貿易關係，直到民國六十九年才實現，但周氏的遠見仍令人不能不佩服。

不幸的是他過早表現了他的先知先覺，還是跌了一跤。後來他被任命為駐梵蒂岡大使，一任



周書楷與夫人屠雪貞女士合影。

十五年，適逢中共與教廷間的風風雨雨，而國內又流行「反老」，使他以七十七歲高齡，備受抨擊，民國七十六年年底，他奉命到立法院備詢，談與教廷關係，因風聞若干立委要藉機修理他，他深恐「一世英名毀於一旦」，乃「臨陣脫逃」，這一「逃」終使他的外交生涯譜上休止符，而被調返國內，代以青年外交官黃秀日。

銀髮成雙外界稱羨

周書楷結婚三次，他的原配妻子湯錚訓中大教育系畢業，與周書楷同學，早逝。繼配張莉於七十七年病逝，不久他即與屠雪貞女士譜出黃昏之戀，兩人於民國七十九年結婚，銀髮成雙，一時傳為佳話。是年三月周書楷偕新夫人赴羅馬，一對璧人，外界稱羨。民國八十年周氏卸任返國，精神奕奕，神體健朗。不幸僅一年餘竟告辭世。現任外交部長錢復博士，是周氏的得力部屬，錢氏聞耗赴周府悼唁，屠女士尚哽咽着，周大使生前曾說他要活到一百四十歲，當時她還笑著說能活到一百歲就很好了，不料竟提早了二十年。

周書楷自認畢生受國民政府栽培，所以他把生命獻給了政府。錢復說周大使是個認真負責的好長官，雖身居首長，仍事必躬親。民國四十九年美國總統艾森豪訪華，當時周氏任外交部政務次長，以辦公室為家，不眠不休，日以繼夜，這種工作精神，是世間少有的。雖然他在外交政策上，有在當時被認為是過於激進的論調，但他基本上是為國家利益作打算，這份執著，一直在辭